

1949

50

山西文艺创作五十年精品选

短篇小说卷

〈中〉

李锐◆主编

北岳文艺出版社



50

山西文艺创作五十年精品选

江苏工业学院图书馆

藏书章

短篇小说卷

〈中〉

李锐 主编
段崇轩 副主编

北京文艺出版社



山西文艺创作五十年精品选

1949—1999

短篇小说卷（中）

酒醉方醒
三千万
拉骆驼的女人
柳大翠一家的故事
两只羴羊
连阴雨
在九曲十八弯的山凹里
明珠放彩
为我们干杯
楼铃叮当的季节
风烛残年
追悔
花花牛
姐姐
斑蹄儿
晨雾
那是个幽幽的湖
心病
合坟
银手镯
小老五



酒醉方醒

◆ 杨茂林

春节，是农村中最欢乐的一个节日。今年的春节，更是胜似往常，因为人心顺了，手头也比较宽了。你看那麻炮、鞭炮一家比一家买得多，石炭旺火一家比一家垒得高。清晨起来，家家忙着发旺火，户户争先放花炮，真有个传统节日的气象。

不过，就在这最欢乐的节日里，也有心里极不畅快的人。心强好胜的生产队队长董明理，自己觉得并没有犯什么大不了的错误，有点毛病也很普通，却在年前的无记名投票选举中落选了。他心绪烦乱，看见什么都不顺眼。宝贝儿子肉娃在院里响鞭炮，他嫌吵得慌，从家里跑到院里，一把将孩子点炮的麻杆火夺了去，掷在地下，引得孩子不吉不利地哭了一场，气得温顺善良的老婆怒上眉梢，一早晨噘着嘴不待理他。小花猫平素爱卧到他怀里“呼噜呼噜”念经，此刻刚刚跳到他的大腿上，就被他一巴掌刮到了地下。

“老哥，过年好吧？”

“啊，通好，通好。哈哈……”

——明理家的院落紧临大街。听得清楚，这阵儿人们已走上街头，互相客客气气地贺年道喜了，他家还没开始吃

饭。

老婆端上了饺子，端上了冷菜、热菜，明理拿起了筷子，却迟迟不动，习惯地等着什么。

老婆看了他一眼说：“你呀，还想喝酒？喝凉水，水瓮底子也干了。”

唉，真是的！他当了七年队长，自个儿很少担水，水瓮老是满满的；自个儿很少打过酒，各式各样的酒天天喝也喝不完。这样一来，习惯成自然了。年前自己下了台，本该想到担水、打酒这类事，可是偏偏又给忘了。

明理点起一支香烟，自我解嘲地说：“没酒就不喝了。我现在明白啦，自己倒霉就倒在这上头。今后我要戒酒啦！”

“哼，你能？”老婆剜了他一眼，转过身，推开里间屋，从窗台上成排成排的空酒瓶里为他寻酒去了。她知道丈夫一下台，就不会有人送酒了，可她年前故意没有给他去打酒，想让他受点制，清醒清醒。此刻，她又觉得丈夫大年时节喝不上盅酒，有点儿可怜了。不一会儿，她面带喜色地拿出大半瓶酒来，说：“哎哟，算你有点福气：今儿个过大年，没有缺了你的酒，还是汾酒呢！”

明理接过酒瓶一看，大嘴一咧说：“嗨，这就是那个灰皮刘二给我送的假汾酒嘛。瓶子是老白汾的瓶子，里面装的是薯干酒，当时我一喝就尝出来了。我还没有跟那小子算账呢。”

老婆压低嗓门说：“你跟人家算什么账？他求你调剂麦子，你还没给人家办了。人家不找你的后账就够便宜啦！——我说，你倒是喝不喝？不喝，我可就放了。”

“我喝，我喝。”明理紧紧地抱住瓶子说，“反正我就喝今天这一回了！”

爱喝酒的人，有了酒就似乎就有了一切。明理自斟自饮地喝了半瓶子酒，喝得头昏脑涨，只吃了几个饺子，就让老婆把饭菜统统收拾下去了。

从一大早起来到吃罢饭，没有一个人到他家里来过。只听得一伙伙又说又笑的人们从他家门前经过，就是谁也不曾进来。老婆想到往年这阵儿人来人往的热闹情景，不禁感慨地说：“你看看，如今人们的眼皮子多薄！你当队长那会儿，天天起来像拜年一样地往咱家里跑；现在你下台了，没用了，过大年反倒没人来拜年了。连跟你关系最好的人，也都不见面了。”

肉娃下意识地掏了掏自己的空口袋说：“娘，他们不来拜年，咱去给他们拜年吧！”——因为在他的记忆里，“拜年”就是人们一进来就给他的口袋里塞“压岁钱”，塞花生、核桃、糖蛋蛋。今年没一个人来拜年，自然连他都感到孤寂无趣了。

可想而知，明理的这种感受就更加强烈了。一个一帆风顺起来的人，一个多年受人捧敬的人，突然陷入无人理睬的孤独境地，心里又苦闷又懊恼，可又有什么办法呢？他苦笑了一声，说：“没人来，这倒清静，咱也不稀罕他们来。”他随手拉了一个靠枕，边往下躺边说，“我要睡觉啦！我要把当干部亏下的觉，好好地补一补！”

这时，肉娃拉着他娘的手，嚷嚷着要到街上去看热闹。他娘对着镜子照了照，罩起苹果绿头巾，套上黑呢褂子，似乎也有意出去散散心。但她一定神，忽然想到了什么，便把头巾往下一拉，说：“娘不出去啦，你也就在院里耍吧。”

“我不！我不！”肉娃摇着身子撒娇地说。

明理睁开布满血丝的眼睛说：“你带上孩子出去吧。怕

啥？谁能把你吃了？”

老婆不悦地看了他一眼，轻轻地吁了口气，重新罩起头巾，不大情愿地拖着孩子往外走去。

待她娘儿俩出去以后，明理把脑袋用棉袄一蒙，借着酒劲儿很快就呼呼入睡了。

一个心情忧郁的人，睡觉很难睡得结实。忽然，他在朦胧之中听见有人走进院来，声音响响地叫了一声“明理哥”，而且他很快就判断出，进来的是原大队科研组组长，现在接替了队长职务的董开生。但是，不知怎么搞的，他竟连一声也没吭。

开生走进屋子一看，才知道明理在蒙头睡觉。他又轻轻地叫了声“明理哥”，还是没有回应。他用手摸摸当炕卧着的小花猫，耐心地等待明理醒来。他看见铁炉里的火快要熄灭了，忙弯下腰，替主人取了几块石炭添上。然后，坐在炕边，从口袋里掏出旱烟布袋和卷烟纸，从容不迫地卷了一支烟，点着抽起来。他在地踱了踱，回头看看明理还是睡得纹丝不动，这才不声不响地离去。

这一切过程，明理心里模模糊糊是知道的，可他就是装成睡相，没有起来接待人家。等门铃一响，开生迈出街门的时候，他才猛地坐起来，从窗玻璃上看着人家的背影自我诅咒道：你还像个人吗？开生是人人喝采的好后生，人家当了队长还瞧得起你来看你，你怎么能假装睡觉不接待人家呢？

明理摇了摇发昏发涨的脑袋，又少精没神地躺了下去。过了一阵儿，门铃“当啷”一响，第二个来访者又走进了院里。明理坐起来，透过明净的玻璃窗往外一瞧，只见进来的正是他心中最害怕见到的灰皮刘二。他不由得皱了皱眉头。

“明理老弟，过年好吧！”刘二跨进屋子，尿脬打人地给

他拜年了。

明理深知他来者不善，不便惹他，强装笑脸道：“你好，你好。”他连忙向刘二敬上一支香烟。

刘二昂首望天地说：“不吸。”

“你坐吧！”明理忙张罗着给他倒茶水。

“不坐啦！”刘二冷冰冰地说，“老妈害病，老婆又快坐月子了，调剂不下细粮，伙计顾不上坐啦。明理，我求你办的事，你也没办成，要不把我的酒拿来吧，我好再求个人。”

明理一听，顿时气得脸都煞白了。他压了压火气说：“你的酒我喝了，我以后还你好啦。”

刘二说：“伙计如果不是急用，也不会大年初一来找你要的。——这样吧，你要喝了酒，那就把空瓶子给我吧，我还有用呢。”不知什么时候他已经瞅见他的汾酒瓶子在柜上放着，没等明理答话，就把空瓶子拿在手上掂了一掂，嘴里不干不净地嘟囔着，转身走出去了。

刘二走后，明理如痴如狂地跌坐在炕沿上，大口大口地吸着烟。他想到，既然有人会登门要酒，那么，以前自己盖房、买缝纫机借了人们许多钱，现在也得准备清还了。他在愤懑之余，不免感到阵阵心寒。

不一会儿，老婆、孩子回来了。只见孩子用手揉着眼睛“呜呜”地哭，老婆的脸色也像霜打过的一样，很不好看。他惊异问：“咋啦？”

老婆一声不吭。孩子看了他一眼，反而放大声哭了起来。

“这到底是怎么啦？”明理青筋暴涨地问。

“我本来不想出去，硬是你要让出去……”老婆把头巾往柜上一甩，噘着嘴说。

“遇了啥事，你倒是说呀！”明理烦躁地说。

老婆抹了两把泪，满含委屈地说：“我走到街上，人们少言慢语的，就够败兴了，肉娃同娃娃们一块耍，又叫人家推打了两把，还说什么：‘你老子不当队长啦，还叫人怕你吗？’我拉着肉娃往回走，有人在背后嘀嘀咕咕地说：‘你们瞧，那个靠众人的饼干喂大的胖娃娃，如今没人送饼干了，气得哭鼻子哩！……’”

“啊？这是谁说的？”明理把眼睛瞪得牛蛋似地问。

“还有谁？——你那最相好的！”老婆说话时，气得把脸都变了形。

一提最相好的，明理首先想到了老朋友王诚。他和王诚从小就是戏台上的鼓槌——互相离不开的一对儿。王诚是个很有才华的人，也是个性格怪僻的人。他爱看古书，爱讲故事，也爱弹三弦、拉二胡，就是不爱当官儿，连个小组长之类的官儿也没当过，对那号不对脾气的人，他常常是傲目而视，多话不说；对自己的好朋友，总爱掏出血心来说话。

明理初当队长的时候，王诚处处怕他干不好，一看出什么毛病，一听到什么反映，就给他掏耳朵。他也多少能听一些。可是，过了不久，明理染上了一种拿权弄势、行贿受贿的“流行病”，“温度”升高了，耳朵也就填实了。

这年春天，正是春耕大忙季节，明理张罗着要盖新房。消息一传开，有的社员主动去给他帮工打土坯，有的社员主动借钱给他买砖石，王诚却跑去劝他说：“我看你的旧房还挺固实的，为什么要急着拉倒盖新房？你把生产领导好了，晚几年再盖也不迟嘛。”明理冷冷地说：“计划已经定了，你就不要说了。”王诚呢，偏要说：“盖吧，盖吧。李闯王进了京了，还能不修修金銮殿？在台下时，你也反对过别人搞特

权；上了台，你可不比别人强多少。”

尽管王诚左劝右说，可就是方话不入圆耳朵。之后，明理嫌王诚在自己身边多嘴多舌，碍手碍脚，就把他“照顾”到县办水库工地去了。

王诚因为经常闹胃病，吃不下饭，身体比较瘦弱，本来是不适宜上水库的。既然明理不考虑这一点，派他上水库，他也不会低声下气向他求情。他二话没说，打起铺盖，就同一伙年轻人来到水库工地。他虽然吃饭吃不过年轻人，干活却不落后。有一天，他拉着平车正在飞跑，突然觉得一阵头晕眼花，摔倒在地，满载石头的重车把他的一条腿给砸断了。他在县里住了几个月医院，明理虽然拿着苹果、罐头去看他，但是两人再也不能交心了。对于村里的工作，王诚总还是想问询问问；对于明理个人的毛病，他就只字不提了。

自从他俩关系疏远之后，群众对明理的意见就越来越大，越积越多了。可是，他就是占着一条，跟公社、大队干部的关系搞得好，有人给他撑腰，谁也动他不得。今年春节前夕，按照新精神，一搞无记名投票选举，明理才傻了眼：他跟董开生的得票竟然差了一百多张。公社、大队认为这次选举有问题，怀疑有人搞了鬼，要社员重选。公社唐主任也亲自到会监督。没想到，第二次选举，明理的得票数反而减少了。

在选举会结束之后，人们摩肩擦背地往外走的时候，明理忽然发现王诚用他那一双炯炯有神的眼睛看了看他，然后转过了头，没有理他。他一定对自己不满得很，恐怕再也瞧不起自己了。看看，今天过大年，他也不来了。难道，如今大街上说风凉话的就是他？

明理沉思片刻，对老婆说：“你说不会是王诚吧？”

老婆说：“不是。是这几年跟咱处得挺不错的白有义。”

白有义，是明理的斜对门邻居。他在县剧团里混过几年饭，六二年精减压缩时回了村。这个人，会修手表，会修自行车，还会吹牛拍马，投机钻营。许多人对他是既不喜欢，又离不开。别看他很少下地劳动，每年挣的工分却比一个好劳力还多。他的诀窍是，谁当队长巴结谁。

明理当队长以后，第一个给明理家送烧酒、饼干的是他，经常请明理一块喝酒的也是他。有一次，他跟明理在一块儿喝酒，左右手腕上一面戴着一只明晃晃的手表。明理看见眼馋地说：“等什么时候表减了价，咱也得买一块戴戴。”白有义随手取下一只手表就送给了他。他问多少钱，凑了八十元钱给白有义，白有义说：“伙计实对你说吧，这块表的零件是我胡配的。走得挺好。你要买，给一百二十块钱我也不卖；你要用，伙计白送给你也情愿。不过，你要是为了免闲言，我收上你二十块钱算了。”明理二十块钱买下了值一百二十块钱的表，自然高兴。从此，他就把白有义看成了好朋友，白有义就成了他家的座上客。

白有义在自己家里懒得挑水，进了明理家，却是看见水瓮不满就去挑水，听见猪叫唤就去喂猪。人们说，白有义是队长的“二管家”。自然，明理也不会亏待于他。首先，照顾他当了队上的实物保管，又照顾他儿子当了工人，照顾他闺女看了电磨，还照顾他老婆给下乡蹲点的干部们做饭。一家人明里挣，暗里捞，就像白面里揉上了小苏打，很快就发了。不到二年工夫，就不费力地盖起明晃晃的七间新瓦房。

明理左思右想，自己没有对不起白有义的地方，没想到如今他竟然说开了自己的坏话！这真是知人知面不知心，知

海知水不知深哪！

明理撩起袖口，看了看物美价廉的手表，时针已经指向10点了。他转身对老婆说：“给我把那件新褂子取出来。”

“你要咋？”

“我要出去兜一圈，看看像白有义这些乌龟王八蛋怎样对待我……”

老婆给他从柜里取出新涤纶褂子，双手递给他，又用迟疑的目光看着他说：“要我说，你还是不出去吧！”

明理一边穿褂子，一边自我打气道：“我现在虽然不当队长了，还是个共产党员嘛，为什么就不敢露面了呢？”

明理执意要出去，老婆没敢再阻拦。肉娃转动着圆眼睛看了看他，叫了声“爸爸”，本想跟他一起出去“拜年”，又见他黑封着个脸，不跟自己热乎，也就没敢提出来。

明理整整衣冠，“吭吭”地咳嗽两声，迈步走出了自家的街门，大步朝前走去。

没走几步，来到了斜对门邻居白有义家门前。这时，白有义正好从门缝里探出头来，眨动着滴溜溜的两只老鼠眼睛看了看他，然后又把脑袋往里一缩，“嘎通”一声关上了门。这小子，也许是看见下台的队长已经不屑一顾，也许是背后刚说了诽谤人家的坏话，感到不大好意思了吧。可他在门缝里这么一闪，却把明理气得七窍生烟，仨窟窿出气。

明理精神上吃了败仗，顿时觉得两条腿像灌了铅一样，实在迈不动了。他想调头往自己家里返，又怕老婆奚落他，便鼓了鼓勇气，继续往前走。

不远处，向阳的门楼院门前，站着一堆穿得齐齐整整的年轻人，他们正在快快活活地谈论着什么。明理硬着头皮朝这边走来。还好，有几个人还同他打招呼，表示贺年的意

思。有的只淡淡地一笑，显得很不自在，好像搜肠刮肚也找不下一句话说。他刚刚在大家身边站了下来，青年们就像感到窒息一样的难受，挤眉弄眼地一哄而散了。霎时间，这块地方只剩下一个人——石头人儿一样的、靠着砖墙抽烟的孤独老头子王老五。

王老五，中年丧妻，无儿无女，命运把他折磨成了石头人儿。他终日沉默寡言，与世无争，虽然六十八九了，还是一天也不肯缺勤。自个儿养活自个，不管别人怎样剥夺，总能过得去。他无求于人，也就显得自贵了。他不仅没有用东西溜舔过任何人，连个讨好人的话也从来不会说。不论对谁，见了面只有万古不变的一句话：“吃了？”多会儿见了面也是这么个问法。

“吃了？”——这阵儿，王老五见到前任队长董明理，还是照老样子问了一句。在往日，明理对这类问话，只用一个“嗯”字就算作了回答。今天，他可谦虚了，他在“嗯”字后面，也跟着回敬了一句：“你也吃了？”

“蹲上一会儿吧，这边挺暖和的。”王老五破例地话长起来，请他一起在这边晒晒太阳。

王老五的话，使明理感到格外温暖。王老五这个老实本分的人，为什么今天突然对自己热乎起来了呢？也许是他看出自己下了台孤独苦闷，想向自己表示一点安慰的意思吧。平时，他只是把老汉当“石雕”，不当人看待的。现在，他倒觉得老汉是全村难选的大好人了。

明理看了一眼王老五那憨厚而悲苦的面容，蓦地一下，想到了另外一件事：前年秋天，有人告他说，队上的大青骡子半夜里挣脱缰绳，把场里摊放的谷穗吃了一大片。他一听说是王老五的饲养员，便怒发冲冠，立即宣布扣他一百个

工，以示惩罚。当时，包括队委们在内，谁都不敢说啥。临到年终分配的时候，有人觉得老汉白天黑夜喂牲口，只能挣三百个工，为这件小事就被扣了一百个工，未免太有点那个了，便悄悄地劝说他找找队长，烧香祷告，求个人情，看能不能不扣或者少扣。王老五低着头抽了半天烟说：“算啦，小气儿好忍，反正咱挣下的工要比扣了的多。咱不给队长添麻烦了。”这件事，不知怎么翻到了明理老婆的耳朵里，老婆便说：“凭良心，你不应该扣人家那么多工。快给人家补上算了。”明理说：“我堂堂的队长，已经喊出去了，还能随便更改？再说，王老五自己还不找我，用你闲操心？”这样，王老五的一百个工就扣下去了，直到明理下台，娃娃不哭娘不奶，也没有纠正。

这件事，明理现在想起来，觉得实在对不起老汉，感到阵阵内疚。难道老汉让他在这边蹲一会儿，就是要跟他算这笔旧账吗？自己已经无权了，该怎么给人家解决？他害怕了。他向老汉哼哈了两声，就一步不停留地朝前走去了。

明理心事重重，低头而行。似乎有人从他身边擦过，他也不大注意。他深一脚浅一脚地走着，来到了新任队长董开生家门前。一抬头，只见开生家院里人们进进出出，跟自己当队长那阵儿一样样的。——年轻人呀，你可要当心啊！

这时，他猛然看见拄着单拐的老朋友王诚朝这边走来。他以为王诚也要到新任队长董开生家去，连忙调转头，想回避一下。但是，没走两步，却被王诚亲切地叫了声“明理”，走不了啦。

明理显得很不自在。他笨拙地指指开生家的街门，问：“你，你是到那里去吗？”

“我对副业管理有点意见，本来想去放一炮，可这会儿

人多得像赶庙会，我过几天再去吧。”

“那你现在到哪里去？”

“我就要去找你呀！”

明理定定地看了看王诚那紫棠色的面容，激动得说不出话来。好半天，才喃喃自语地说：“我就知道，王诚不会把我忘了嘛……”

明理满心欢喜地把老朋友引回家里。一进门，他就亮着嗓门对老婆说：“快做饭，让王诚晌午就在咱这里吃。”老婆见王诚来了，也很高兴，连忙给王诚倒了杯热茶说：“还是你们自小的朋友久长。”王诚热情地跟她答着话，又掏出一大把糖蛋给肉娃的口袋里装。肉娃眨动着圆眼睛，连声叫道：“叔叔，拜年！叔叔，拜年！”顿时，屋子里出现了一阵儿欢乐气氛。

明理从里间屋拿了两个空瓶子出来，对王诚说：“你先坐着，我到供销社打点酒来。”

“你糊涂啦，今天上午供销社不开门。”王诚笑了笑，忽然变魔术似地从裤口袋里掏出一瓶二锅头说，“这是俺二姑姑从北京捎回来的。正牌货。”说罢，他把酒瓶盖用牙一启，果真酒香扑鼻。

明理的老婆忙打发孩子出院里去耍，又端出几盘现成的下酒菜，拿出酒盅和筷子，说：“他早晨刚喝了半瓶酒，可不要让他多喝了。”

王诚斟满了两杯酒，目光炯炯地看着明理说：“这几年，年年正月你呀忙得很，我想请你也轮不上；现在，你消闲了，咱哥俩应该好好在一起喝两盅了。来，干！”

两人一碰杯，同时一饮而尽了。

明理一杯烈酒下肚，脸上泛起两朵红云，他长长地叹了

一口气说：“唉，你当世界上数什么难？数识人难。我活了这么大，觉得像你这样的真朋友太少了。好多人都是前后晌看人，我恨透他们了！”接着，他就向王诚诉说起今天遇到的几件不顺心的事来。

明理说：“看那个灰皮刘二灰不灰，今天跑到我的门上要酒来了。”

王诚说：“人家的酒想要就要，有什么不对？”

明理说：“看那个白有义，我走出街上，他从门缝里看了看，又把头缩回去了。”

王诚说：“毫不奇怪。”

明理没有从王诚的嘴里讨到什么同情的言语，心里十分不解。他用充血的眼睛瞥了王诚一眼，又低下了头，两个鼻翼不住地翕动着。

王诚轻轻松松地呷了一口酒，用筷子夹着吃了两片牛肉，说：“你说不是吗？他们以前捧你敬你，并不是看见你人亲，而是看见你的权亲。权力本是大家给的，你却像卖枣糕一样，一刀刀地零卖给个人，把钱自己装了腰包。现在你既然没权了，人家还溜达你干什么？在台上你认不清这一点，现在该清楚了吧。不过，群众里头这种势利小人只是一部分，还有许许多多的老实人、正直人呢。”

王诚说到这里，明理立刻想起了石头人儿似的王老五。他喃喃自语地说：“是哩，像王老五，真是个好人。他那么不爱说话，今天人家还跟我多呱拉了两句，不小瞧人！……”

王诚又给他斟了一杯酒，说：“可是，这种人老是受人欺侮，老是吃亏受害。白有义那号人经常溜达你，你就处处照顾他。一还一报，两不吃亏。吃亏的还不是王老五这样的

老实人吗……”

王诚说起来刮肉剔骨不留情面，明理只听得脸上红一阵黑一阵，额上沁出了亮晶晶的汗珠。他把王诚给他斟下的酒一仰脖子喝了，又给王诚斟了一杯，给自己斟了一杯，然后端起酒杯一仰脖子又喝了下去。

连着喝了几杯急酒，明理身子有点摇晃了，一下歪倒在王诚的腿上。看见了王诚那条难以复旧的断腿，他忍不住呜呜呜地哭起来……

“你咋啦？你咋啦？”王诚连忙把他搀扶起来。

明理却仍旧哭个不停。

明理老婆说：“你看，他醉成什么样儿了。”

王诚的脸上露出一丝欣慰的笑容，意味深长地说：“我看嘛，他倒是快醒了！……”

（原载《汾水》1980年10期）